

■清 风 歌

父亲的两份入党申请书

□钱国宏

在父亲钱玉宽发黄的个人档案中，有两份《入党申请书》，这两份申请书向党组织递交的时间相隔了17年！透过发黄的信笺，仍可清晰地看到父亲对党的那份“泰山压顶志不移”的忠诚！

父亲的第一份《入党申请书》是1950年在炮火连天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写就的。父亲年轻时是地主家的长工，大字不识一个。1948年参军，1950年随部队秘密入朝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。在朝鲜战场上，父亲亲眼目睹了身边的共产党员们在炮火硝烟中的英勇表现，对他们舍生忘死、冲锋在前的党员精神非常敬佩！于是由班长代笔，父亲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《入党申请书》。

父亲所在的“工兵16团”很快就在战壕中为父亲等几名志愿军战士举行了“火线入党”仪式，并告诉父亲：他们目前只是“预备党员”，预备期为半年，即到1950年10月1日才能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其后，父亲随部队南下。在战斗中，父亲以为半年后自己“自动转正”了，便没有再向党组织申请转正事宜，当然他直到退伍回乡也未办理任何党员转正手续。1969年父亲获知自己还不是正式党员，当时身为“生产队长”的他急得满嘴是泡，连忙找到当时的大队书记，求他代笔，向地方党组织递交了第二份《入党申请书》——《转为正式党员申请书》。父亲在这份申请书中，讲明了自己未履行党组织关系的原因，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，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决心：坚决跟党走，把自己的余生全部献给敬爱的党！地方党组织经过调查，情况属实。又鉴于父亲平时工作积极认真、有大局意识的表现，很快就正式批复了父亲的党员转正申请。

父亲成为正式党员那年，已经50岁了。此后，父亲在“生产队长”“民兵连长”的位置上工作了十余年，带领群众修大坝、排洪水、垦荒田、建猪场、大练兵……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一丝不苟，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。期间，父亲两次因公负伤，四次累倒住院，做出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贡献。

两份发黄的《入党申请书》，是父亲襟怀坦诚、热诚为公、一心向党、为民驱驰的缩影！

■灯下漫笔

在我■集的诸多民谣中，有一首是出自晚清的，其云：“知县是铁扫帚，太守是大畚斗，布政是贼布袋，都好将去京里抖”。说的是晚清官场腐败状况：知县为官一任，把地皮扫得干干净净，太守拿着畚斗盛满后，直往布政的大布袋里装，这些搜到来的财物“将去京里抖”——孝敬京官的。

其实，“贼布袋”这一贪喻，在晚清很是流行。就说初任知县、后为两广总督的李瀚章，此人是“宰相合肥天下瘦”之称的李鸿章之兄，其贪心甚于胞弟。李瀚章收到某贪墨者送他20万两银子的生日大礼，本该查究这个下属，旋即变卦，竟替他作了如此“考评”：廉、正、勤、能。当年，清廷官场私下里称谓李瀚章就是“贼布袋”。你想，“廉、正、勤、能”四个字共值20万两银子，每个字5万两，这般“布袋”还不“贼”么？

有学者研究古代行政学，得出一个结论：晚清的腐败已到了极致，比宋末明末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官场由大大小小无数个“贼布袋”把持着，贪赃枉法已是公开化的事儿，只不过是用上了一些颇带“人情味”“道德化”的词语。如清代的徐文弼编著的《吏治悬镜》（当时它是给县官看的“人性百科全书”）里，提及各种人贪

一个绝妙的比喻

□沈 栖

污时，就有“茶果”“酬劳”“折乾”“致谢”等；《官场现形记》则称之为“孝敬”“文仪”“喜敬”等；《两淮盐法志》里提到官吏向盐商索贿时，别称“提携”、“规礼”、“别敬”等。明明是搜刮民脂民膏的“贼布袋”，一旦贴上“人情味”“道德化”的标签，似乎犯罪的事情也变得无所谓了。我甚至认为：中国古代官场之所以对贪污贿赂变得漫不经心，“贼布袋”们不以为耻，与那些“人情味”“道德化”的语言标签有着密切关联。某件事的是与非、罪与非罪，在叙述它的语言上就应当准确、清晰，但中国古代士大夫官僚为了维系少数权贵的利益，将那些“贼布袋”的行为合理化，似乎下级“进贡”、上级“笑纳”是天经地义。于是乎，古代官场对贪污受贿没了道德防线。“贼布袋”遍布官场，贪污受贿变成了稀松平常，孰清廉孰自列“另类”，这乃是“贪墨公行”的时代原因。

鉴于这一时代原因，某位清官欲洁身自好谈何容易！面对巨额贿赂，稍一放松警戒，便不自觉地堕落成为“贼布袋”。兹不妨列举唐代笔记小说《幽闲鼓吹》里的一则轶闻——

掌管朝廷财政收支的户部度支使张延赏，上任后对度支司一桩冤案耿耿于怀，信

誓旦旦地表示：“此狱已久，旬日须了”。当天，公案上有张帖子曰：“钱三万贯，乞不问此狱。”张延赏很是生气，决心加快办案进度；隔天，公案上又见帖子，曰：“钱五万贯。”张震怒，下令两天之内了结此案；第三天，公案上仍有帖子，曰：“钱十万贯。”这回，张延赏先是悚然，继而惑然，最后欣然，并将案件束之高阁。身边人问其故，他坦承：“钱至十万贯，通神矣，无可回之事。吾恐及祸，不得不受也。”面对十万贯巨款，张延赏的自律意识就此释然瓦解了，终究与“贼布袋”为伍。说是钱“通神”，那纯属托词，“恐及祸”倒是一句大实话。倘若张延赏“钱至十万贯”仍不改初衷，执意要秉公查办此案，其结局只能是：或被换岗，或被排挤，或被诬告，加“祸”于身。这类悲剧在我国古代官场并不鲜见。

历史是现实的投影。“贼布袋”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早已灰飞烟灭了。但是，潜滋暗长腐败的土壤依旧存在，干部队伍中仍时有“贼布袋”的魍魉身影。现今与历朝历代不同的是：一、先进的社会制度决不允许“贼布袋”现象；二、“贼布袋”只能在阴暗角落里生存；三、“贼布袋”声名狼藉，最终逃不脱被法办的可耻下场。论述的道理也许不必赘言罢。

■法官手记

从一而终 善法如珏

□俞少琦

初见时，她身着米黄色衣裾，腰间一条黑色腰带，精巧细致；悉心打理过的短发，别于耳后，显出一种别样风采；淡扫蛾眉眼含春，轻点朱唇唇不露，给人一种澄澈淡雅的感觉，明亮且知性。

在我眼里，单珏老师恰恰是一中院众多“追求卓越”“大气谦和”的资深法官里典型一员，是我热爱一中院的感悟原点。

从一而终的坚守

刚做书记员时，我有些不太适应，觉得“从庭间到案卷，生活只剩那么一点”。单老师便安慰我：“在成为法官之前，我也是做了十四年的书记员，那时候不仅庭审笔录是手写的，判决书也都是手抄和油印的。”这不经意的一番话，让我开始思索坚守的意义。

从1984年9月至今日，单老师在上海法院的职业生涯已经度过近四十春秋。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思考，这份坚守都是无比光荣的人生历程。“虽历经风风雨雨，也有过许多工作的困顿和挫败，但我都坚守了这份职业，回头想想，有一份工作值得你认真辛苦付出，便是一笔巨大财富。”

“我热爱这份职业，我所有进步都在一中院，一中院成就了我的法官人生，而我也恰恰见证了一中院的不同时期。”积近四十余载职业沉淀，取精用弘，单老师对于审判早已驾轻就熟。法庭里的她眼神如炬，干练利索，每一份文书都无不当事人感受到公平与正义。不论是被任命为二级高级法官还是当选一中院首届“十佳审判长”，亦或办公室里堆放的锦旗，无不体现着她的专业素养。

过去我也常犯文艺小青年的通病，有伤感而无悲心，有规则而无敬畏，有欲望而无坚守。但单老师的坚守与专业让我明白，如果前者是尘，后者才是土，不向土壤里扎根，就无法枝繁叶茂。

明亮而温情的美

如果说法庭里的单老师是干练凌厉的，那生活里的她便属于那种仿佛应该填入江南小令里的女性，明亮而温情，恰恰印证了女性不仅可以是充满战斗力量的，同样也可以是温柔而善于抚慰的。

“对年轻人，单老师总是像对自己孩子一样，给予我们生活中真诚的问候指点，让我们能从她的经历上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希望。最真挚的抚慰总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关心。”合议庭里的其他年轻人也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。

日常里，不论得体的衣着、明媚的笑容还是端庄的气质，单老师总会给人不紧不慢，不争不抢的宁静感，像是她放在案前的多头牡丹。

她常觉得要活的真实，做好自己，静待幸福的来临。

当有人在你的生活中熠熠闪光，生活便也会有了方向。希望自己能够扎根一中院，像单老师一般，找一件事，做一辈子，愿他年得见，眼前温润如珏，身后繁花似锦。



国家的庄严

黎明 摄

■世象纵论

快递还是不是快递？

□李景阳

我这个人爱咬文嚼字。快递，且不说快慢，“递”是啥意思？照词典的解释，“递交”，是“当面送交”。常说“手递手”，譬如餐馆服务员给吃客递上一把筷子；譬如接力赛跑，运动员之间递接力棒；不把东西送到跟前，不叫“递”。但现在快递公司的业务不“递”了，直接把邮件装到智能柜里，而且电话也不打，一个微信通知拉倒。因此我疑惑，如此这般，快递还是不是“快递”？

自取，跟递交，可不是一回事。而且现今的自取，人家还给你限时了，超时要加收费用。我倒有个相反的思路，自从有了这个“柜”，没了上门服务，倒是快递公司应当下调收费。为啥？它大大节省劳动力了。快递员开始坐办公室了，在那里玩玩手机，成百上千户全搞定，快递员跑腿变成了客户跑腿。这得节省多少条爬楼的腿，不该降价吗？

但你看人家，服务降格了，却不降价，反而变着法地加收费了！用户这边呢，麻烦就多了。一个邮件到了，那就是首长命令，你“执行力”差，误了时，不给你处分可得罚你钱。咱们可以设想，某户人家儿子上班，留个老娘在家，来了邮件存在智

能柜里，老娘不会取，儿子正好在单位加班回不来，那结果就是——“罚款”。这是提供服务还是变相“奴役”？

各位大概还未注意到，这柜，还让快递公司多了一项赚钱手段。那微信并非只是通知你到柜取货，它还是一个广告平台。你以为来了通知，一打开，却让海量广告弄得眼花缭乱，诸如“散养老母鸡买一送一”“鱼尾纹拜拜，简单三步”“搓背不用再求人，用这个沐浴刷”“别留着粗毛孔过年，教你一招”“击穿低价，厄瓜多尔白虾每只一元”“原肉整切牛排，一嫩到底”，不一而足。顺便问一句，用户承担了广告骚扰，快递公司在加收费时咋就忘了以广告收入抵偿呢？

我看，用户的“精神损失费”倒是该补偿。啥精神损失？您想，哪个工薪层不是日理万机，然而必须每天查看那个柜的微信通知，一个马虎没看到，就得倒贴钱，外加广告骚扰，这不是“精神损失”？

今年春节前有这样的电视报道，说是铁路部门特设了快递员返乡专列，这体现了对快递行业的社会关怀。一位上了车的女快递员接受采访说，她送快递要爬六七层楼如何如何

（其实现在的楼大半有电梯）。照我说，自从改为自取，就不必优待快递人员了，倒是该给亿万客户设立专车了，因为他们成了跑腿一族。

快递成了自取，我倒想起若干年前邮局送邮件的做法。凡挂号信或邮件或汇款单，都登门送达用户，或送到传达室。传达室在进门处的小黑板写上通知，员工或住户看到通知就取回家了。若所谓的快递公司不再“递”了，那还不如把业务“让贤”给传统的邮局呢，或说，把从传统邮政抢过来的业务再还回去。快递，不就是靠一个“递”的殷勤打败了传统邮政吗？用智能柜取代小黑板，人家邮局也能做。

戳穿了说，快递公司一步步地降低服务标准，还要向用户揩油，本质上就是两个字——“自私”。它只想减少用工多赚钱，而把顾客便利抛到九霄云外。

恕我戏言，“快递公司”干脆更名为“慢送公司”罢。“递”的环节取消，只送达小区，故只能称“送”；用户跑腿到柜自取，速度肯定比“手递手”要慢，故称“慢送”。

更名也罢，不更名也罢，照这么下去，“快递”两个字失去了应有的意义，这个行业新品种岂不是要“寿终正寝”？